

攀枝花：花是一座城

徐学江、隋丽君

怀着探寻深藏大西南高山深谷里的一座城市的“奇特”和“神秘”的好奇心，我们从广西北海不远千里来到金沙江畔。说这座城市“奇特”，因为它拥有“第一”“唯一”“独特”等桂冠；说这座城市“神秘”，因为它迄今只有短短53年历史，却两易其名。这座城市就是攀枝花。

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

今天攀枝花市的所在地，在清同治八年前后形成了一个村庄，叫“上下坝村”，因村口有一棵古老而高大的攀枝花树，每年花季满树火焰般的红色吸引往来行人，人们就把这个村改叫“攀枝花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庄，因上世纪50年代发现大铁矿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为实施“备战”和建设“大三线”的战略任务，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攀枝花特区，正式名字叫“渡口市”。也可能因为“渡口”太平淡无奇，容易和无数“渡口”混淆，于是国务院在1987年批准更名为“攀枝花市”。

这是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一个能提神的名字。它是全国所有城市中，包括4个直辖市、275个地级市、381个县级市共660个城市中唯一以花名命名的城市。

“攀枝花”是当地人对“木棉花”的叫法。木棉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的一种树，成年树高达10米以上，树干有刺。早春开花，先开花后长叶，花由五片曲线花瓣包围着一束黄色花蕊，花朵有碗口大小，深红色，开放时满树如火如荼，极为壮丽，因此享有“英雄树(花)”称号。攀枝花现在是攀枝花市的市花。

最著名的年轻城市之一

打开中国地图，从长江口一路向西沿江两岸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其中地级市以上城市不下几十个。攀枝花市的市龄仅比深圳大十几岁，是全国最著名的年轻城市之一。现在全市面积7440平方公里，人口122万，是四川名列前茅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人均GDP全川第一。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硕果，攀枝花是“备战”和建设“大三线”的结晶。它们都成就辉煌，发展进程都荆棘满布和奇迹不断。但比较起来，攀枝花起步更加艰难。深圳起步时，毕竟还有一个两三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宝安，面对国际大都市香港，背靠经济基础较好的珠三角地区，而攀枝花起步时则是金沙江边的一个村落，是满目荒山深谷、少数民族彝族的聚居区。

“山上不长草，地下都是宝”

“山上不长草，地下都是宝。”攀枝花周围的好几座山确实不怎么长草，尽管有稀疏的炭状分布的小树。这可能与土石中含金属有关。

地处攀西大裂谷的攀枝花是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是个典型的资源富集型城市。已探明的铁矿储量71.8亿吨，占全国六分之一，是中国四大铁矿之一。钛储量占全国93%，世界第一；钒储量占全国63%，居世界第三。被称为中国“钒钛之都”。这两种金属用途广泛，特别是尖端技术不可缺少的材料。经科技人员艰苦努力，终于解决了钒钛分离的世界性难题，扫清了攀枝花工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攀枝花不但有铁，在附近还发现了大型煤矿——宝鼎煤矿。在丰富资源的基础上，建成我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和国内一流的特大型钢铁钒钛企业集团——攀钢。攀枝花被确立为全国唯一“全域纳入国家级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城市”。

在攀枝花期间，我们还参观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是国内面积最大、展品最全、藏品最多的三线主题博物馆，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占地59亩，建筑面积24023平方米。一进大门，迎面醒目的红色标牌上写着毛泽东的话：“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着觉”。

据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汇报金沙江畔发现大铁矿时，毛主席欣喜万分。1958年，中央批准开发攀枝花的设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实施建设“大三线”战略，把攀枝花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在经济困难、技术条件低下的情况下修建了被外国专家判定为“铁路禁区”的成昆铁路，为开发攀枝花创造条件。

过去有报道称，攀枝花是座“雕刻在大山上的城市”。眼前所见表明，此言果不虚传。

气势磅礴的二江合流

攀枝花境内海拔最高的地方1400多米，最低的地方900多米，纬度较低，属于亚热带气候。它年均日照时间2700个小时，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葱绿，鲜花盛开，有“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的美誉和“阳光花城”的称谓。盛产柑橘、芒果等热带、亚热带水果。它的年均气温20摄氏度，一月份气温在7-22摄氏度之间，比成都、重庆、武汉等长江流域的任何城市都高。年降雨量820-1100毫米。加上河流和水库的调节，空气湿润，环境宜人。



▲攀枝花市二滩湖上晚归的渔船。新华社发(宋俊康摄)

金沙江与雅砻江汇合处，成为当今到攀枝花的外地人必游之地。这里除了能观赏到滔滔的洪流外，还有两点与其他两江汇流地方的不同之处。一是水流极其清澈，就像海水一样湛蓝，令人赏心悦目。这里有三座跨江大桥凌空飞架，更增添了壮美的气势。

二滩电站美如画

攀枝花不但矿产资源丰富，而且水能蕴藏巨大，是金沙江和雅砻江梯级电站开发的组成部分。现在全市境内已建成水电站装机容量707万千瓦，在全国目前的水电基地中仅次于长江三峡。大电站包括距市区46公里，雅砻江上装机容

量330万千瓦的二滩电站；距市区27公里，金沙江上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观音岩电站；二滩电站下游，装机60万千瓦的铜子岭电站。我们远眺了铜子岭电站的水坝和二滩电站的水坝，游览了二滩电站的库区，深深为水坝的雄伟和库区的美景感叹不已。

二滩电站的装机容量，在已完工的水电站中仅次于三峡居全国第二位，坝高240米，超过三峡的185米，居世界第三。二滩水电站的库容58亿立方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二滩湖”。以二滩湖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二滩国家森林公园”，现在成为攀枝花市的旅游胜地。

二滩湖面辽阔，周围山高林密，水面上停有许多游艇和小船，每年，特别是夏天四川省和全国的许多水上运动在这里举行。为了避免船只只能撞击坝体，在坝前一定距离的水域筑有巨型水泥桩。湖岸区种满了芒果树。

为了调节库容，也为了满足旅游的需要，水坝定期开闸放水两小时。当几个闸孔一开，巨大的水流冲出，喷薄而下，高高跌入几十米深的河底，水花飞到百米以外，常常在空中形成彩虹。面对此景，人们欢呼雀跃，激动万分。

西藏忆，最忆是山南

刘金桐

山南，被称为西藏文化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众多的“西藏第一”，经历了历史的沧桑，留下了众多人文胜迹。青藏高原以高耸入云的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为界，其北为广阔无际的藏北高原，往南则是沿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河谷平原。山南地区(后改为山南市)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海拔2500米至4000米左右，河谷两侧山地的高处是牧场，腰部是森林，谷底是肥沃的农田。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我有幸在西藏工作17载，作为新华社记者，经常在山南采访，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

西藏最早的建筑：雍布拉克

从拉萨出发，走过横跨雅鲁藏布江的曲水大桥沿江东行，在自然地理上，我们就进入了藏南河谷，行政区划上的山南地区。与走在藏北高原的感觉不同，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西藏的正史之中，西藏的文明史、民族史、王统史、宗教史、农业史，甚至西藏人的起源史，似乎都应该从这里写起。山南人引以为豪的是，这里是西藏几乎所有的“第一”，如第一个奴隶制政权、第一位赞普、第一块农田、第一个村庄、第一个庄园、第一座宫殿、第一座佛堂、第一座“三宝”俱全的寺院、第一部经书等。

雅鲁藏布江支流雅砻河，流经山南的琼结、乃东、扎囊、加查、洛扎、贡嘎等地。从蛮荒进入农耕后，雅砻河流域逐渐形成部落，人们过着平等原始的氏族生活。据传，公元前127年的一天，雅砻部落12个牧人在雅砻河附近的赞普古山上放牧，发现一个陌生人，此人长相出众，神采奕奕。牧人问他从何处来，他手指天上。牧人便认为他是天子下凡，一致拥立他为部落首领，并以肩代舆，将他抬回了部落，取名为聂赤赞普。藏语“赞普”，就是王的意思；“聂赤赞普”，意为“肩座王”。为了表现王权的威严庄重，人们又在扎西次日山上修建了一座房子——雍布拉克，供其居住。从此，西藏社会出现了王的称号，尽管这种王不过是部落的首领。

除雅砻部落之外，当时西藏境内又相继出现了娘若、羊同、工域、达域等12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十二小邦”。雅砻部落在与各部落相互兼并的过程中，屡屡获胜。从此，西藏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吐蕃王朝，和第一个国王——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

雅砻河成了吐蕃王朝的发迹地，吐蕃王朝的历代赞普也都把雅砻河谷作为其成就大业的坚实后方。从始建至今，雍布拉克已有2100多年历史。它是西藏最早的宫殿，亦传是西藏最早的建筑。雍布拉克位于距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11公里的扎西次日山山顶。藏语“雍布”，意为“母鹿”，因扎西次日山形似母鹿而得名。“拉克”意为“神殿”。它由石块垒砌而成，外形似五层，内部实为三层。初建时只有赞普的住房和生活用房，后经吐蕃王朝32代赞普松赞干布和五世达赖喇嘛扩建，有了佛堂、僧房和其他附属建筑，并有了出家僧人。雍布拉克供奉有释迦牟尼佛像，还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以及吐蕃37代赞普赤松德赞的壁画；并有生动地描绘西藏第一位国王、第一座建筑、第一块农田历史故事的壁画。

这座宫殿也成为吐蕃历代赞普的王宫，一直延续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将王都迁往拉萨之前。不过，松赞干布从不曾忘记雅砻这块吐蕃王朝的发迹地，不时回来居住。据说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后的第一个夏天就是在雍布拉克度过的。

第一块农田

雍布拉克的山不算高，但特别陡峭。登上雍布拉克，俯

“山南，被称为西藏文化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众多的‘西藏第一’。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西藏的正史之中，西藏的文明史、民族史……甚至西藏人的起源，似乎都应该从这里写起”

瞰下面的雅砻河谷，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据传，西藏农耕文化的代表——第一块农田，即西藏最早种五谷之地，就在这山下。我走访雍布拉克时，尚是初春，田里没有庄稼，也没有绿意，可一块块田垄，纵横交织，整整齐齐，甚是好客。

据传，“第一块农田”是雍布拉克山下的人们为了供奉西藏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而开垦出来种植谷物的。

我告别雍布拉克返泽当时，访问了这块农田所在的山南乃东县昌珠镇敏竹岗村。该村也在进行民主改革，刚分完土地。村农会主任告诉我，那面积共两克(相当于亩)的“西藏第一农田”，分给了贫苦农奴旺堆杰布一家。他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土地分配工作胜利完成大会，和“西藏第一农田”春耕开犁仪式。仪式中，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向农田献上青稞酒和装有糌粑和青稞粒的木斗(象征五谷丰登)。分得这块田的主人赶着两头额上扎着红穗、身披哈达的牦牛，开耕了第一犁。聚集在四周的人们，顿时欢腾起来。农田主人禁不住对大家说，“我家能分得这块田，真是太高兴了，我们一定加倍精耕细作。”

“西藏第一佛堂”昌珠寺

在雅砻河东岸贡布日山南麓、距离泽当2公里的地方，坐落着被称为“西藏第一佛堂”的昌珠寺。它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共同的杰作，也是藏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体现了藏汉悠久的历史渊源。

昌珠寺最初的规模很小，只有六门六柱和“祖拉康”(经堂)。其开工兴建时间与拉萨大昭寺相差不多。由于规模小，竣工早于大昭寺。

昌珠寺和大昭寺一样，创建之初都不能称为“寺庙”。因为按照佛教的说法，作为弘传佛教教理的道场，必须具备佛、法、僧三要素，即佛教“三宝”，缺一不可。当时，西藏还没有系统翻译佛经，更没有能宣讲佛教教理和戒律的出家僧人，昌珠寺和大昭寺只能算是“佛堂”。

但既然已经把佛祖和菩萨请进了殿堂，“三宝”齐备的寺庙还会遥远吗？果然，8世纪中叶，第37代赞普赤松德赞，坐镇于昌珠寺和大昭寺之间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大量翻译经书，培养僧人，为昌珠佛堂向“三宝”齐备的寺庙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昌珠寺与大昭寺的结构布局和建筑风格极其相近，都是坐东朝西，都有一个由众多房舍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天井，整个寺庙群落由大经堂、神殿、僧舍和转经回廊错落有序地组合起来，既具有鲜明的藏族建筑艺术特色，又表现出汉藏文化交融的成果。大经堂左侧的神殿托吉拉康，还供奉着文成公主当年使用过的双孔“老虎灶”和一个古旧的棕色陶盆。文成公主进藏以后，常常与松赞干布一起回雅砻故里过冬，就下榻在昌珠寺前院的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他们的厨房。

昌珠寺还珍藏着两宝：其一是由2.9万颗珍珠织成的镇寺之宝——唐卡。唐卡是西藏一种特殊的绘画品种，图像绘制



▲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克与西藏第一块农田。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在丝绸布料上，用彩色缎带镶边，既便于悬挂，又可旅行携带。昌珠寺的这幅唐卡是用珍珠和彩色宝石镶嵌而成的，制作于公元14世纪。当时，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取得西藏的统治权，号称“乃东王”。乃东王的妃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用她平生的积蓄和元朝皇帝赏赐的珍珠玛瑙，精心连缀成“白度母菩萨休闲图”唐卡，敬献给正王府后山的孜措巴寺院。此唐卡图高近2米，使用珍珠2.9万多颗，凤冠用金线织绣，上面镶嵌有红蓝宝石。其二是文成公主亲手绣制的释迦牟尼像唐卡。

桑耶寺和青朴山共负盛名

桑耶寺，有西藏佛教寺院“鼻祖”的美誉；青朴山，乃历代众多高僧大德和凡夫俗子修行悟法之地。两者毗邻相映，共负盛名，同样神圣。1965年夏秋之交，我们从拉萨出发，沐浴着蓝天白云洒洒的满地阳光。

进入山南地区扎囊县江河交错、高山环抱的天地，突现一片平整的高原谷地，桑耶寺出现在我们眼前。在阳光照耀下，桑耶寺那连片金顶不停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隐约可闻的梵音也随之凌空而降，不时还有雄鹰和鸽群掠过金顶来回飞舞。放眼远眺，则见绿意浓浓的青朴山青翠的山峰。

按照佛教教义，有佛像、经典和法器，但没有僧人常住者，只能称作是“神龛”“法台”“佛堂”。如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初期，皆属此类。桑耶寺自建寺起，就有“应试七人出家，继后又有不少具诚信和有智慧的人出家为僧”。桑耶寺为西藏第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宝”齐备的佛教寺院。

桑耶寺的藏文意为“无边寺”“超出想象的寺”“存想寺”等。吐蕃王朝赞普赤德祖丹主持修建，历经12年施工，于公元755年竣工。时值夏秋访问桑耶寺，在这里的殿宇塔林之间，遍布着古老苍劲的柳树、枝叶繁茂的核桃树，以及挂满鲜果的桃林。绿荫之中，金顶闪烁，佛塔林立，钟声悠扬。置身其中，仿佛遁入仙山佛境。

桑耶寺后面有座海拔高达4300米的大山，大山里有个藏传佛教的修行地——青朴修行地。我们在僧人扎西旺堆的引导下走访此地。

扎西旺堆告诉我们，青朴之“青”，为吐蕃一位旧臣的族名，“朴”是山谷，看来此地是青氏属地。我们进入上山的谷口，穿过一条小溪时，看到多个转经筒在水流推动下不停地转动，

发出了吱吱扭扭的声音，岸边的微桑炉中飘出的烟雾，弥漫着松枝的芳香，有时也会飘来小叶杜鹃呛鼻的味道；还有野兔和蓝马鸡等野生动物，不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身旁，有的甚至停下脚步，久久地看着我们。

雅鲁藏布江沿岸的山谷裸露着苍灰的岩体，唯有青朴灌丛深深，青翠的荆柴满山遍野。我庆幸自己很有眼福，又禁不住说，但愿这美景不被破坏。扎西旺堆说，除了随着时令进入深秋，荆柴的颜色会由青翠变为泛红外，其他不会有变化。我问，不会有人砍伐荆柴吗？扎西旺堆说，不会，这一带的僧尼和百姓都能自觉地遵守山规：不得污染水源，不得伤害动物，不得就近砍柴，尤其是不得砍青枝。

大山深处的溪流潺潺，茂密植被，使得青朴修行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常年气候温和，众多高僧大德和修行者都将这里当成修身悟法的圣地。青朴山上下，还密布着石雕像，造型古朴典雅。当地传说，这些雕像都是从石头上自然显现出来，藏语称为“然炯”，意指“天然形成”。

历史上，由于朗达玛灭佛，许多僧人将珍贵的典籍文物埋藏在此山中，称为“伏藏”。时至今日，据说还有许多“伏藏”埋在大山深处，等待有缘有德之人发现。

高原天气瞬息万变，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我们进入山顶东部的莲花生修行洞，拜访一位在此修行多年的僧人。山洞大矮，无法直着身子进入，眼前也是一片昏暗，唯一的光源是由一块用木条支起的不大的塑料布透过来的。我静静地让眼睛适应，才细胆打量起来：大约4平方米的不规则山洞，阴暗潮湿。左边放着一个油漆桶，装着酥油，还有一些杂物。右边靠“窗”一侧有一张很短的床，一个桌子，上面放着经文，僧人就坐在床上诵经。从进洞到离开，我一直保持半蹲半坐的状态，甚至几次撞到洞顶。我们和这位修行者最终没有说一句话。出洞时，一时间两腿竟酸得站不起来。我禁不住对同伴说，这种修行者真是苦僧啊！

这些修行者所为何来？大概是为了感悟和超越吧！告别青朴，告别那些“离苦得乐”的修行者，我有些茫然……不过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心灵的栖息地。那里是一片净土。

